

《虎溪山下》： 在平民史詩中 照見天地眾生

《虎溪山下》講的是家族故事，講法是從一個故事牽出另一個故事。全書開篇，從蔡家祖墳虎溪山，引出主人公德秀，從德秀學醫從軍引出劉丫，又從德秀在四川任知事引出警佐張所長，而所長的女兒婉英後來成了德秀的妻子。德秀娶了張婉英回家，按當地風俗，請四弟德重媳婦滿姑給張婉英迎親，這就引出德重和滿姑的愛情故事……多個故事相互疊套，又一起套進滾滾紅塵中。

疊套時代的家族史詩

這一連串故事的中心是德秀，他如一根軸，立在中央，其他人物和故事像輻伸向四方，隨軸而轉，舞若車輪。而給這根軸以動力的是近代中國社會新陳代謝的歷史機制。德秀故事起始於十五歲那年，村上來了一位寶慶蔡氏的後人，比德秀小兩歲，算起來是他族弟，「文弱卻有大志，愛說話，不愛動，言語間見解獨到」，此人即後來的護國將軍蔡鍔。從這裏起頭，家族風雲和時代風潮在德秀的個體命運中匯流一處。中西衝突、新舊轉化、變亂交織的近代中國，構成了德秀們演出人生故事的舞台。

在其中，我們讀到理想主義的感召：德秀決意放棄做郎中的安穩生活，回省城參加新軍，他對李聰明說：「真正的革命者，心裏想的從來不是自己。流血斷頭，不是不愛惜自己——革命不是說說而已，得不吝自個兒最珍貴的東西，才能換取天下人的希望」；讀到了英雄主義的激盪：德秀打心眼裏厭惡戰爭，「戰爭從來不是好東西，但抗爭少不了流血犧牲。如果一定要抗爭，那就讓我來說

話，我來流血」；還讀到了浪漫主義的柔情：德秀四十六歲那年的一天下午，不經意間寫下兩句宋詞：「料有牽情處，忍思量、耳邊曾道。甚時躍馬歸來，認得迎門輕笑」，又在宣紙一角寫了一行小字：「劉丫四十有一，長李聰明一歲，已是不惑之年。」

作為從傳統士紳走向現代知識分子的轉型群體中的一員，德秀或許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卻以其豐滿和立體的形象，折射出風雲激盪中的道義良知和人倫情感。作為革命者，德秀的故事和孫中山、黃興、蔡鍔聯繫在一起，寫入辛亥革命、護國運動的歷史冊頁之中。作為家族叛逆者，德秀和同時代的新人物一樣，不滿於包辦婚姻，倡導新文明新道德，卻又恪守着傳統倫理最內核的部分。在這個意義上，德秀具有某種「典型性」，從他身上，足以看到時代變遷及其擔當者的跌宕命運和心路歷程。

感人至深的女性故事

我以為，《虎溪山下》寫得最好的是女性，她們是德秀的原配李聰明、真愛張婉英、有緣無分的劉素貞，還有德重的妻子滿姑、老實憨厚的火姑……其中，最出彩的是婉英，她敢愛敢恨，跟隨德秀回到湖南，開醫館治療婦科，領風氣之先，後來醫館關了，「婦科」的牌子仍常有婦人前來擦拭，婉英太太「在我們婦人心裏掛了牌」。當地方惡霸擄走了德秀，族中男人不敢出頭，婉英率一眾女客拿着棍棒、菜刀、鋤頭前往營救，俠義柔情，令人動容。書中這些場景，被作者寫得生氣凜然，頗有古小說之風。

張婉英不愧為新女性的代表，李聰明則是舊道德的楷模。結婚當晚，德秀給這個李家丫頭取名「聰明」，作為自己「喚醒的第一人」。李聰明接受了這個名字，「但要說清楚，我是李聰明，更是蔡李氏。」德秀帶着張婉英回老家那年，李聰明四十歲，已嫁進蔡家多年，成為蔡家一分子了。她不顧勸阻，決意去村口迎接她名義上的丈夫和他的新婦。見面後，德秀主動過來打招呼：「夫人，這是婉英。」聰明卻看向婉英：「我是德秀的小妹李聰明，我們來接你回家。」讀到此處，我們便想起，對於這位包辦而來的妻子，德秀一直稱「小妹」。武昌起義爆發後，德秀主動請纓加入援鄂敢死隊，在武漢參加戰鬥，受了重傷。李聰明帶着劉丫和老僕田伯趕去尋夫。德秀生平第一次稱李聰明為「夫人」，卻是要她去缺少人手的革命軍醫院幫忙。李聰明看透他的心思是以名分做交易，當即表示「我就這裏守着你，照顧你。」果不其然，德秀見聰明不願意去醫院，馬上改了口「如此，那就不勉強小妹了。」場景換到村口，李聰明以「小妹」自居，再一次拒絕了德秀用名分做交易的企圖。蔡家的孩子始終喊李聰明為「大媽媽」，李聰明像當年接受丈夫給的名字那樣淡然接受，臨終前卻特意交代：「我走以後，墓碑上不要刻『大媽媽』，不要刻『李聰明』，一定要刻上『蔡李氏』。」



▲護國將軍蔡鍔。

「南北東西去，茫茫萬古塵。關河無盡處，風雪有行人。」唐代玄奘這首詩，印在《虎溪山下》（人民文學出版社，2025年）的扉頁上，如淡淡的墨跡，把蒼茫的歷史感暈染在書中的故事裏。作者蔡寞琰憑藉家族日記、信件和長輩口述，講述了以曾祖父蔡德秀為主角的百年家族史，用平凡人生命的微光照亮歷史深處的道義與詩意。



▲《虎溪山下》，蔡寞琰著，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哪怕故事裏的女性配角，作者也着力書寫其人格光輝。張婉英的母親張夫人不顧族人反對，執意改嫁給一個撐船佬。女兒嫁給德秀那天，張夫人和老伴來見女兒，「船夫老實巴交，穿草鞋，腳板寬大，見到德秀還忙着行大禮。」婉英私下問母親：「您好歹是養尊處優多年的典史太太，怎能忍受船上的風吹雨打？」張夫人回答：「現在我曉得船要去哪裏，在哪裏靠岸，無事看船槳划過水面，來來回回，不必找尋啥子，在搖搖晃晃中也能過安定日子。」張夫人的選擇特立獨行，對自己行為的解釋富有詩意和哲理。從文學創作的角度講，這樣的行為富有戲劇性，語言卻更多投射了作者的思想。作為一部歷史題材的非虛構作品，書中類似的內容多少帶有非歷史性，這或許是可商榷的。不過，書中對歷史的致敬、對人性的禮讚以及對親情的深沉謳歌，構成推動敘事的真正動力。蔡家的故事從晚清寫到20世紀80年代，跨度不可謂不大，如純以時間為線，難免被歷史宏大敘事束縛手腳，作者跳出時間線的嚴密束縛，轉以道義表達統領全書，反而獲得一種撰述的自由，使其得以把家族情感與理性思考、德性追求融貫一體，講出了一個感人至深的好故事。

耕讀傳家的文明基因

《虎溪山下》分為上下兩篇，上篇是德秀的故事，下篇的主人公則是包括「我」在內的子孫。「我」的祖父和祖母的故事、父親和母親的故事，與德秀與李聰明的故事頗有幾分相似，每一代父與子的矛盾、每一對夫與妻的離合，似曾相識又各個不同，連貫起來看，彷彿進入「無限流」的敘事。當蔡氏幾代人的家史以循環的樣態呈現在我們面前，川流不息、無往不復的歷史機理令人唏噓，而挺立不墮的，是最樸素的道義追求，這也正是作者要着力刻畫與彰顯的。

《虎溪山下》的故事是寫給普通人的，作者在結尾寫道，「城市從來都是那座城市，熙熙攘攘，再厲害的人也只能過這一生，再卑微的人也要過好這一生。」但在叩問歷史、張揚道義的同時，書中蘊藏着文明思考。中華文化以農耕文明為根基。《虎溪山下》所寫的，便是一群植根於文明深處的農家子。於他們而言，耕讀傳家，是信念的堅守，也是現實的努力。作者藉由蔡家故事流露出對「讀書」近乎信仰的執著。德秀對自己和子孫最大的要求是好好讀書。作為作者代言人出現的「我」，幼年喪父，母親離家，幾成孤兒，遍嘗人間冷暖，一度瀕於沉淪，所幸有祖父、二爺爺、姑奶奶照拂，迎着光明掙扎前行，最終擺脫了生活厄運。「借問靈山多少路，十萬八千有餘零。」在此途中，最重要的一環便是讀書求學。再如，落魄地主子弟田先生幼年失學卻篤志於學，「道從何來？又去何處？存於書，傳於人，幾張紙有時的確比命還重要。」在後來的軍旅生涯中，田先生盡忠於民族，惜兵如子，與糟糠之妻相守一生，溫良而堅韌、博大而沉實，成為中華文明具體的人格象徵。所有這些人的故事都印證着蔡家傳誦幾代的話：「要讀書，不是為了過得更好，而是要讓讀書長在骨肉裏，此外，還有良知、公義不可泯滅。」

書訊

《葉靈鳳文存 卷一·霜紅室隨筆之藝海書林》(二冊)

作者：葉靈鳳

出版時間：2025年4月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卷一《藝海書林》以《新晚報·霜紅室隨筆》專欄為基礎，精選葉靈鳳自1957年至1969年發表的文章，計二百一十四篇，大多為未曾出版之遺章，按照發表時序編排；題目廣博如文壇掌故、書林藏珍、報刊拾零乃至前塵往事，皆從書籍出發，完整展現文化名人傳奇多彩的一生。



《河山傳》

作者：賈平凹

出版時間：2025年3月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本書是賈平凹創作的第二十部長篇小說，書名《河山傳》取自兩位主要人物——洗河與羅山，小說交織記述了洗河等農村青年到西安奮鬥打拚的歷程和羅山等企業家起落沉浮的命運。底層人士、商界精英、政治掮客、官員在書中紛紛登場，作者以兩個代表群體的命運來書寫內地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的發展歷程，生動描繪出大時代背景下的人物群像。



《千里江山圖》

作者：孫甘露

出版時間：2025年1月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千里江山圖》以1933年設於上海的黨中央機關的戰略大轉移為背景，描寫了上海特別行動小組在外有特務跟蹤、內有奸細潛伏，各種勢力盤根錯節的境況下，步履維艱實施「千里江山圖計劃」的悲壯故事。本書獲得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第十六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優秀作品獎。

